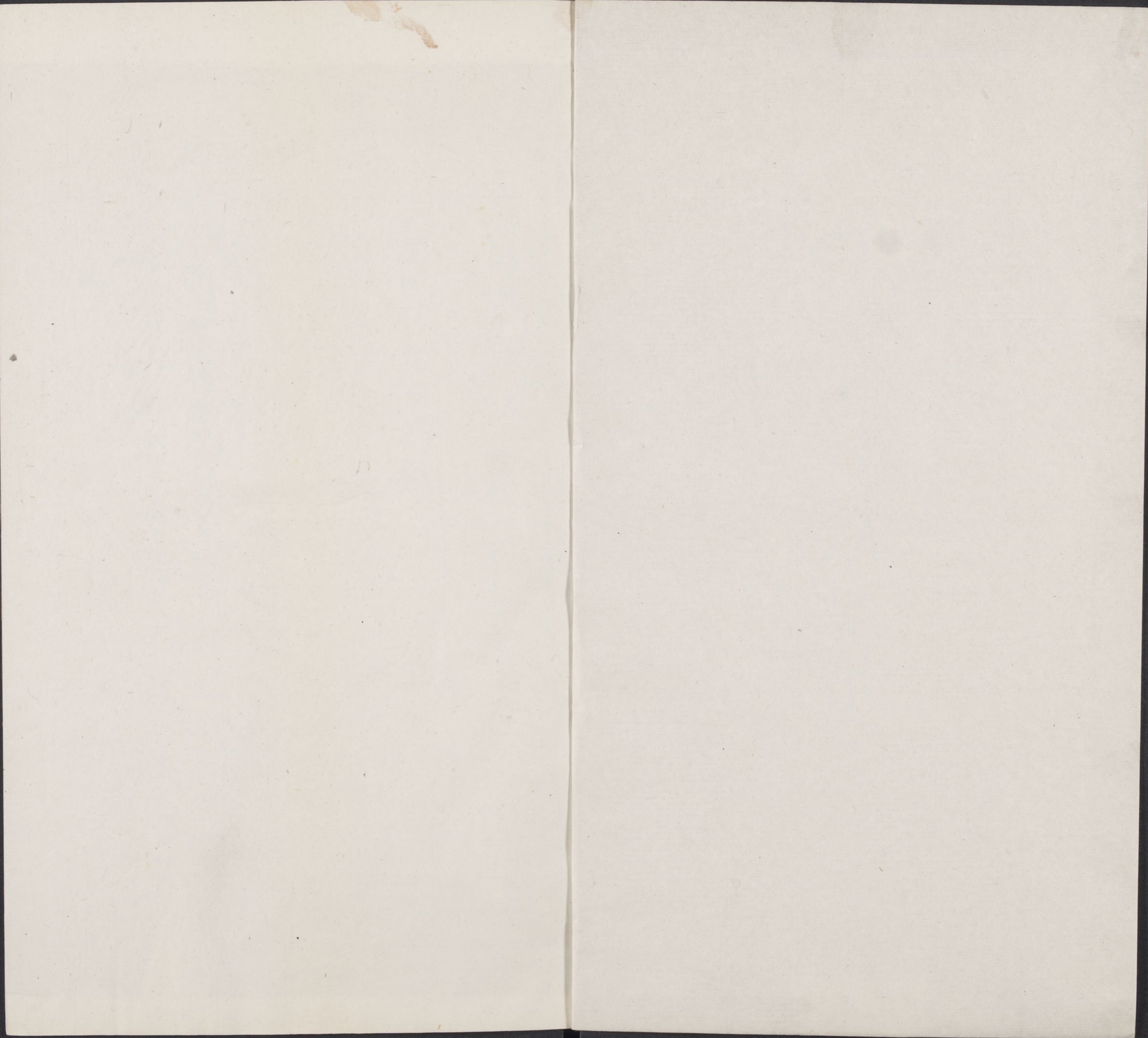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3 1944

75427/0445



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論曰主德之最嫩者莫如公、最蠹者莫如私、而孰知
卽私之可以爲公也、最喜者莫如廣大、最病者莫如
狹小而孰知卽狹小之可以爲廣大也、故善論治者
論大小則不復論公私、蓋以自私之心而大用之、雖
私亦公矣、論公私則不復論大小、蓋以狹小之心而
公用之、雖小亦大矣、今夫天下大物也、而家爲小、然
以家爲家則小、以家爲天下則小而大、而以天下爲

家則爲大于其小也。天下公器也。而家爲私。然以家爲家則私。以家爲天下則公。而以天下爲家則爲公于其私也。先民有言。實獲我心。請得而申論之。夫家之說何昉乎。天全以所覆付一人。而號令之。而受所付以續服者曰天子。則天爲父。君爲子也。以子承父則有家。王者膺命受貢。以撫方夏。而爲所撫者曰如保赤子。則民爲子。君爲父也。以父字子則有家。君有冢子謂之家督。督天下者。督吾家者也。君有輔弼謂之家相。相天下者。相吾家者也。京師吾堂與也。諸夏吾庭戶也。四夷吾藩籬也。白叟黃童。黔黎蒼生。

爲吾家衆。蠕動喙息。含齒戴髮。爲吾家畜。其含哺鼓腹。有歡娛而無怨詈。則吾之家事治。其十室九空。啼饑號寒。岌岌然有土崩瓦解之志。則吾之家道窮也。故善爲天下者。爲之於家。善爲家者。爲之於天下。大不可謂小。故卽小可以爲大。公不可謂私。而卽私可以爲公。何以明其然也。今夫萌隸微也。奔走禦侮。竭力出賦稅以給公上。不曰爲天下。而曰赴公家之急。自萌隸而上。爲州牧侯伯。百揆四岳。亦微也。受王之命。分猷宣力。苟利社稷。知無不爲。不曰爲天下。而曰策勲于王家。則是天下之爲家也。不惟矣。實奉我且

人實予我不惟以全家賴我且以富家屬我齊家責我賴之而不得屬之而不副責之而不效則又以無家尤我夫以天下之賴我屬我責我者如此其切則我之為所屬所賴所責者又烏可緩也是以一念之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不敢先吾家後天下內吾家外天下逸吾身勞天下豐吾家悴天下而又不敢以天下為天下吾家為吾家留臺曲房金棖碧璫吾不言麗而曰吾家當有宵啼露處者何以庇之列鼎累俎酒澆肉陵吾不言膻而曰吾家當有半菽拾橡者何以調之蛾眉_如齒爭妍取憐吾不言娛而曰吾家當

有此離興歎者何以使借老九彩七襄龍文霧縠吾不言華而曰吾家當有鶉衣百結者何以使卒歲一事足以系舊章則曰吾家自有紀綱柰何當吾世而變亂一動足以傷雅道則曰吾家自有風化柰何當吾世而壞敗一獎一擢足以辱名器則曰吾家自有體統柰何當吾世而陵夷一權一酷足以竭脂膏則曰吾家自有積儲柰何當吾世而蕭條蓋以天下為天下則我可宴笑人可何隅我可歌舞人可籲天而以家為天下則吾老以及人老吾幼以及人幼矣以家為家則平準可設閭架可稅封椿可藏手實可行

而以天下爲家則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矣。唐虞而下治以成周爲盛武王克商除煩去苛與民休息鹿臺鉅橋與天下剖分而食之施及成康奕世載德無忝前人故後世稱周道之邛隆不云周二下而云忠厚立國莫如周家蓋周惟見于家與天下之合故雖界以九州劃以千八百國而愈分愈合治安數十世而未央秦惟見于家與天下之分故多瘠民以自肥薄民以自厚雖以千八百國之衆共事一人而愈合愈分不二世而遂亡至于天下亡而家亦卒非吾有矣言念及斯可爲未鑑然則後之有天下者

奈何以小而妨大還以大而妨小以私而害公還以公而害私而使千百世之下且以我爲前車哉抑伊尹有言始于邦家終于四海曰始曰終蓋言本也其言本者何天下爲家者王度也度不廣則偏眇施由親始者王術也術不精則倒置而亦卒歸於偏眇蓋自古未有家亂而天下理者家携而天下附者亦未有不用情于家人而能推恩于天下者本得未得本失未失如響應聲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論治者又當以是爲準。

本朝忠質文所尚安在論

自司馬氏爲忠質文之說曰夏之俗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宋人沿之遂爲定論而愚則以爲非定論也而尤不可以定夫千萬世之立國者夫所謂尚云者論世運乎論人心乎總論元會運世之終始乎抑專論一代之終始乎如以元會運世之終始論則大凡三代以前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諒不加於積桴土鼓汗樽桮飲之世周雖尚文諒亦不至如輓近之濫觴也如以一代之始終論則自其初爲禮樂法制之人未有不忠質者而其後未

有不文者夏商雖忠質而峻宇雕墻敗度敗禮之儆
已見於一再傳之後周雖尚文而康誥酒誥無逸君
陳諸篇君臣上下動色咨嗟未嘗不以沉酗奢靡爲
炯戒也此以知殷受夏周受殷未嘗不同受其敦龐
醇固之遺周鑒殷殷鑒夏亦未嘗不同鑒其末流之
弊知此而我

朝之所尚有可得而論者矣我

朝制禮立法上規黃虞下采唐宋兼忠質文之全包
夏商周之美固已彬彬無復遺議而

列聖相承恪守鴻規亦未有作聰明亂舊章遂如三

代之季世然世既自初而盛氣既自歛而舒人心既
自狹小而廣大則其間先後之節次亦略有可言者
如宮府之費昔也簡而今也繁縉紳編萌之習昔也
朴而今也華文章之體昔也雅而今也浮諸如此類
未可殫述大約洪宣以前腥羶新去人習朴茂渾如
鴻濛之初闢時則忠質多而文少正嘉以後風氣大
開鉛華日暢如室加甍如玉就琢時則忠質少而文
多救繁莫若以簡救華莫若以朴救浮莫若以雅此
豈非今人公知之而公言之與乃今日則又有可言
而不可知者繁之極而簡裁冗自矣省匪頒矣斬奪

予矣則可謂已簡矣欲以救繁而繁乃彌甚華之極而朴甚至車敝馬羸斷葷脩齋幾於虎豹而犬羊則可謂已朴矣欲以救華而華乃彌甚浮之極而雅學兩漢矣學六經矣又學墳典矣則可謂已雅矣欲以救浮而浮乃彌甚其故何也則古人以文文其忠質而今人以忠質文其文古人語忠質則真忠質語文則真文今人則并其文與忠質而皆僞也真能忠質可以從中而生文真能文亦可以返而之忠質此三代之所以爲三代也僞爲文其文不足以爲飾不獨忠質病而文亦病僞爲忠質其忠質不足以爲基不

獨

病而忠質亦病此今日之所以爲今日也人謂

救繁

右簡救華莫若朴救浮莫若雅吾則爲救僞

莫若

使斯世皆能以真文而返之真忠與真質

則隆萬可以爲洪水而我

朝可以爲三代矣

王者必世後仁論

自古有以仁言心者矣亦有以仁言人者矣而未有以仁言天下者以仁言天下自夫子之論王道始然而知一人則知天下矣夫天下猶人身然人之一身必有心而意而九竅四肢百骸無一毫一髮之不協於理而後可以言仁故聖門論仁智廉果毅富強禮樂皆可強取惟仁也不可強取類必由積累之而後成涵泳之而後化而况於天下乎天下大矣剛柔遲速殊稟奢儉隆朴殊習智愚賢不肖殊品宮闈畿甸侯衛要荒殊勢王者之於天下非能人人而戒諭之

如心使意如意使體天下之於王者亦非能人人而
喻其神如九竅四肢百骸之聽意意之聽心於此而
欲使之聯合爲一氣融通爲一脉雖有王者其勢不
易而且夫所謂王者非盡承積德累功之後重熙累
洽之餘可以因襲而易爲理也蓋亦有淳澆朴散改
絃而更爲調者彼其俗旣薄矣而欲返之厚則難旣
異矣而欲返之同則難旣華矣而欲返之質則難旣
詐矣而欲返之忠則難譬如安行利行勉行三人者
而並爲仁而在安行之士卽行卽仁畧無歲月漸次
之苦而利者未必能也勉者又未必能也而况於天

下夫子有見於天下之難爲仁而仁之難以遍天下
也故隱括其數而斷之曰必世謂之曰必世後仁吾
因是而知王道之大也非若驩虞小補之易爲功亦
猶人心之難純也非若智廉果藝富強禮樂之易爲
取也後之人主而無志純王之治則已人主而有志
純王之治則見小而欲速其功者信不可哉或曰夫
子嘗有言矣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速於置郵
不已速乎又何以稱必世也曰此卽欲仁仁至之說
也欲仁仁至可以名之曰日月至而未可卽謂之仁
人則夫朝施暮及之化亦僅可謂之與於讓與於仁

而視夫必世後仁之仁必有間也夫仁無小大知
天下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論

吾爲國家計者必爲國家懷不必然之慮而後可以
貽之安夫所謂不必然之慮者備也備於事後見謂
不可緩備於事至見謂不可已備於無事鮮不見爲
迂矣不知所謂無事云者止可謂之曰不必然而不
可遂謂之曰必不然既未可謂之必不然則容有時
而或然矣吾方玩且忽之爲不必然而乃容有時而
或然則當其或然也而胡以救之福生有基禍生有
胎變故之興皆起於精神智慮所不及檢之處蓋玩
忽不已且爲恣睢恣睢不已且爲覺孽而天下之事

遂至於燎原而不可向邇滔天而不可挽回則是向之所玩且忽爲不必然者乃今之所謂必然而不易者也當其必然也而又胡以救之且夫天下均是事也未事而備其力半將事而備其力倍既事而備其力又倍惟備於無事者乃終無事至於終無事而向之所謂必不然者乃真必不然而備於不可備矣處不必然之時而可以圖維孽畫爲國家貽必然之安此萬全之策也亦萬世之計也人主亦何憚而不爲是故蚩蚩見而備旱商羊見而備水則可謂已備矣而非備之善也善爲備者不然乃當流金焦石而爲

水備當懷山稽天而謂旱備此之謂備則可謂已善矣然而亦非其至也其至者乃當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而遂爲水旱之備夫爲水旱之備於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此所謂備於無事無事而不備者也夫惟無事爲有事之備者乃真善備而今之備於無事者幾何人事事乃其有備此非傳說納誨之言乎然必始之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人惟去一有矜之之心則知備矣不然吾未見夫時和年豐雨暘時若之時而農不喪厥備者也而矧於國家

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聖人者變世而不變於世者也自吾夫子以無可無不可之道一聽之於時而鄉愿之徒遂為之說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斯不亦無可不可而與夫子之意不異乎哉然惟其與物無凝滯而隨時變易所以為聖人惟其必求無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所以為鄉愿何則時者天之為也世者人之為也時有冬有夏夏葛而冬裘雖聖人有所不能違世之所尚有忠有質而有文去文以存質聖人每致意焉天下之所謂時吾不得而知也所謂世吾亦不得而知

也吾於冬夏言時而凡爲時者莫不皆然以忠質文
言世而凡爲世者莫不皆然故古之君子有違世獨
立者矣而未聞有違時者有動靜不失其時者矣而
未聞有不失其世者時因天而成時世閱人而成世
時出於天匪獨聖人卽天亦不得不爲時用世出於
人匪獨聖人卽少知自好之士亦能不與世爲俛仰
是故消息盈虛時也而聖人尚之徃來屈伸時也而
聖人付之郁無思慮仕止久速時也而聖人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非從
其時從其迫也若世則有升降汙隆之異運也厚薄

醇漓之異習也奢儉淫朴之異向也吾從其升矣亦
從其降乎從其隆矣亦從其汙乎從其醇且厚矣亦
從其漓且薄乎卽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亦與其奢也
寧儉與其淫也寧朴如必生斯世爲斯世則不過爲
今世之人而止矣其何以爲聖人聖人者非特不隨
世亦且不矯世且丕玩世亦且不憤世非特不貶道
以從世亦且必欲變世而從吾之道故自其始而觀
之則見其不矯不玩且不憤也而以爲聖人之推移
于世要其終而論之則其不爲崖異斬絕之行者乃
所以俯就乎世而使世之人推移于我而不自知也

昔者大舜嘗陶漁矣而人終不以大舜爲陶人漁人
孔子嘗獵較矣而人終不以孔子爲獵人孟子嘗遊
說矣而人終不以孟子爲遊說人彼舜與孔子者固
能以道變世而孟子者亦不變于世者也烏必與世
推移乃稱不疑不滯如漁父之說耶然則漁父之說
何居曰此非漁父之言亦非屈子之設爲言也戰國
人習從橫朝秦暮楚俛仰慶吊而不知羞安知不設
爲此論以誚屈子如莊周所稱漁父盜跖諸篇詆毀
譏訕吾孔子者乎且夫設難者固求爲可解也卽令
真出於屈子吾何信焉世豈有哺糟啜醢涵泥揚波
混醉混濁而稱爲聖者聖者固若是乎吾之所取信
者孔子也孔子之係易曰遯世無悶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蓋不從世而從時吾取以爲法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或問太古之治有法乎曰無法烏能防亂蓋法立而民便之不若後世之煩也書稱臨下以簡是已問帝者之治有心乎曰無心烏能運法特其心主於拊循天下與之爲休息而刻急者不與焉書稱御衆以寬是已以上臨下上下之勢懸多至於疑畏而不親故臨之莫若簡以寡御衆衆寡之形分多至於離披渙散而難爲厲故御之莫若寬天下不可以無法縱亦不可以多法擾不可以無心弛亦不可以有心束心與無法者爲佛老之虛寂非特不可以治後世之

天下亦不可以治鴻荒過用其心與法者爲由商之
刻覈非特不可以治太古之天下亦不可以繼軌近
故惟簡與寬者帝王執世之要術也可以長久而無
弊曰然則兩者道不同乎曰簡與寬一道也不寬何
取於簡不簡則雖欲寬焉民有弗得寬者矣今夫樹
木之性欲靜而數搖扞之則弗生馬之性欲逸而盡
其力焉則敗聖人則知夫民之好靜而惡動好逸而
惡勞也無以異於樹與馬也是故爲之以無爲其道
一主於簡寬者帝王之大德也簡者所以行其寬者
也惟考其時以璣璿測天以封濬紀地以六府三事

治人以五刑五流待有罪四凶之外無他罰也二十
二人之外無他舉也官省則無事刑省則無冤令省
則易達制省則易遵其民幸生寬大之世合哺鼓腹
熙熙如登春臺而爲之上者亦恭已垂裳而天下治
豈非行簡之明效與湯之代虐也以寬而說者曰反
禹之舊反舊者反其煩而爲簡也夏政之衰王道中
絕蓋有煩其刑法以毒天下者矣天下之人弗堪也
是故成湯除之而民說由此觀之帝王之世始未嘗
不簡而後乃煩也夫政未有簡而不寬亦未有煩而
不急者也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三章與民更始其治

號稱寬天下至唐宋之始造亦然後乃馴至於筭斡車稅間架陌錢青苗助役制置條例司苛冗百出紛如蝟毛抑何煩以急也夫豈不知民之好靜而故欲動之好逸而故欲勞之其不得不至於動與勞者法多而民擾故也當其法之初行也固曰吾以更化而善治曰乃一時權宜之計後不爲例又曰害少而利多而孰知其弊之至於此哉由是觀之帝王之立法其意固主於利民後世之立法其意亦非主於害民一則欲以利民而民利一則非以害民而民害此簡與不簡之明效也雖然簡爲寬而設也所以治天下

而非所以治身所以恕人而非所以自恕夫太簡者亦叢蠹之階也故聖門之論曰居敬而行簡

隱惡而揚善

聖人之心。有善而無惡者也。有善而無惡。故取天下以合于吾之心。亦不見惡而見善。今夫赭山燔林之烈也。火爲政也。投之火則益焰焉。而投之水則消呂梁孟門之洶湧也。水爲政也。合之水則益浩以蕩焉。而投之火則滅。聖人之心亦若是而已矣。孟氏之論舜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愚以爲一河之決。不惟可以喻揚善。亦可以喻隱惡。故昔人之頌水德者曰。善下。又曰。能藏垢與納汙。不納汙。不藏垢。不見聖量之大。而稍著一納一藏之之意。亦不見

聖心之純何也。凡人之匿人善者。恒懼其形已之惡。暴人惡者。亦欲其彰已之善。而聖心惟純。則本自無惡。本自無惡。安見有惡。惟純則渾然是善。渾然是善。則惟知有善。而且夫所謂善與惡云者。亦非真有一正一邪。一忠一佞。若水火寒熱之不相入也。凡其應吾好問好察之誠而來告者。皆其自負以爲忠言嘉謨。而有裨于明聖之萬一者也。對善而言。有惡之名。而自聖人視之。則不名爲惡。但見其理與勢之。或有未然對惡而言。有善之名。而自聖人視之。亦不名爲善。但見其理與勢之。不得不然。夫苟見以爲不得不

然。則雖欲匿之。安敢而終匿之。不特聖人以爲當揚。雖吾人亦以爲當揚矣。苟見以爲偶有未然。則雖欲暴之。安忍而遽暴之。不特聖人以爲當隱。雖吾人亦以爲當隱矣。故古之治天下者。有曰命與討。曰賞與罰。曰彰與瘡。曰勸與懲。皆爲用人設也。而非聽言者設。若夫聽言之道。則自可有命而無討。有賞而無罰。有彰而無瘡。有勸而無懲。何也。言之善惡。與人之善惡不同。用一善人。利及天下。容一惡人。害及天下。至于言。則其善足以爲利。其不善亦不足以爲害。惟顧吾聽者之何如耳。吾聽者而以爲不然。則不然之。而

已矣。以爲不可用，則不用之而已矣。出于彼之口，入于吾之耳，何預天下事而必切切然暴而揚之，以露其短，以阻豪傑效忠之志乎？或曰：如此則于善者得矣。如惡者幸匿不懲而復進，何曰有隱有揚，則既有分別矣。有分別則知愧矣。今有兩人于此，其一當吾意，携而與之千金，其一則否，否者耻不與賞，將望望然去矣。奚待徵之聲色而後知？夫用無心之低昂，與無形之予奪，以鼓動天下，使天下有所踊躍而樂告，又有所愧耻而不敢盡，此聖人之微權也。孰謂聖人之心果真不見善與惡哉？

陳善閉邪

人臣欲責難於君，則必先密觀其所難者何在，而借相其所以責之者何術？夫天下亦何足以難吾君哉？憑君之寵靈，天下無不受令，而惟是方寸之中，最爲不可効力之處，蓋雖無欲而不遂，而惟其無欲不遂也，邪乃乘所欲而生，雖無求而不獲，而惟其無求不獲也，邪亦乘所求而至，以滋蔓無已之邪而加之以無欲不遂，無求不獲之勢，則信乎其閉之難矣。况乎君不自閉，而臣能代之閉乎？盜攻主人，主人見盜而閉戶，閉愈力，盜愈至，能保無害者，百之一也。至主人

閉戶迎盜客能從旁止之使保無害者則萬之一矣
人臣而欲閉邪於君豈可犯不可必得之勢以希冀
於萬一乎所恃以救之者曰陳善而善之與邪戛乎
如冰炭之不相容也蒼素之不相入也百貨陳於名
都見者未必能知知者未必能售况欲使之舍所好
而從我則豈非難之難哉乃其所難者則非繩君之
難而自繩之難亦非以善自繩之難而君欲以善繩
我則難也今夫邪起於君其勢順邪起於臣其勢逆
君爲不善其勢順臣爲不順其勢逆君有一善當臣
之一百臣有一邪當君之一百臣不能去所逆以事君君

安去所順以從臣傳說有言木從繩則正其從繩也
則繩之自爲可從也繩之曲而求木之直者世未之
有然已正矣而不積誠以動之則君不孚誠至矣而
不相機以投之則君不納蓋聞之陳善於君者如陳
水陸之珍而薦客水陸雖具珍羞雖善主人不嘗客
不飽則吾先正已之說也又如陳犧牲玉帛柴燎而
享神犧牲玉帛柴燎雖甚豐腴齊肅不至神不歆則
吾先積誠之說也而善之與邪角也又如陳師而迎
敵雖有百萬之師桓桓如林而無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之術則童子能操戈而逐之則吾先相機之說也

要之機猶難矣機有似緩而實急又有似急而實緩
有似利而實拂又有似拂而實利若可知也若不可
知也若可言也若不可言也得此術者百進而百投
失此術者百進而百不遇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
敬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能知格君之術
者則可以語陳善矣

格君心當自身始

孟子有言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者正
己而物正者也夫天下亦烏有己不正而能正君者
乎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臣以下
皆然而况君乎君之于臣勢相萬也左右便辟之人
逢迎而求中其歡亦相萬也臣得善君得賞之臣有
過君得罰之居君之上而操賞罰之柄以震怵其非
心者寧復誰人所恃以震且怵之者不過曰天曰祖
宗曰天下萬世之公議至有以爲天變不足畏祖法
不足循人言不足恤而人臣之術窮矣是故君有一

善當臣之百臣有一過當君之百非君之可以無善而有過也則以臣之爲善易而君之爲善難也臣欲遂過其勢拂而君欲遂過其勢順也臣不能自勉以所易而欲勉君以所難不能去所拂以自律而欲去所順以律君苟君以此而詰我我其何辭臣之于君尊者乃稱師保而其實不過與一命之士同委贄而爲臣徒言之教雖師不能得之弟子而况名師保而實臣者耶夫苟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風身無集衆廣忠之誼而欲言懸鐸設鞞之美自身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自身好佞幸而欲責

君以去讒自身好慘刻而欲責君以大度自身好舞智而欲責君以推誠必不得之數也非徒不得且使君心我疑而我薄君之疑我薄我其害小君以疑我薄我之心而故爲不善以間執臣下之口其害大是故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禹之所以爲禹也而後可與大舜言克艱一介不取于駟不視伊尹之所以爲伊尹也而後可與太甲言一德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而後可與成王言無逸彼舜固生而聖者而太甲與成王則豈易格之主哉故人臣之于君幸而遇舜之聖不扶而自直不削而自正其

用心易其成功逸不幸而遇太甲與成王則功勞而
心苦然而其不可以空言效一世易者如此苦者何
如逸者如此勞者何如而伊尹與周公又所稱顧命
之元勳與懿親之叔父也其爲元勳與叔父者如此
其非元勳與懿親者何如故夫以草茅與滌之士而
一旦欲任師保弼丞之責其事勢百難於伊周而其
持身兢業亦當百倍於伊周嗟夫爲臣至於伊周其
亦可矣其愚以爲兢業又當倍焉則信乎爲臣之不
易也

評延篤仁孝論

昔漢延子者論仁孝行於世原本後先參合同異
引曲譬援古證今可謂至計且密無復瑕瑜然愚竊
以爲篤猶未離乎漢儒之見也漢之爲儒者大抵工
於註疏而疎於理解沿其流而忘其源習之而不察
將使後之學者知心而不知性知浮慕爲仁孝而不
知其所從入之端故不得不辯夫今大河之流也渾
渾浩浩潛積石倒孟門效呂梁疏之爲伊洛漑澗導
之爲汶泗濟漯何莫非河然苟未嘗登崑崙派于閩
而窺其渾渾浩浩之所從出終不可以言河源故夫

沿其流而忘其源延子之所以有遺論也延子之言
曰孝在事親是也然孔子不云乎孝也者塞乎天地
橫乎四海既已塞天地矣橫四海矣事親果足以盡
孝乎曰仁施品物是也然孟子不云乎仁之實事親
以事親而爲仁之實品物果足以盡仁乎事親不足
以盡孝夫孝也而僅可謂之德歸於己乎品物不足
以盡仁夫仁也而僅可謂之功濟於時乎自古仁人
必爲孝子孝子必爲仁人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
宰予以食稻衣錦忘其親夫子深譏其不仁吾未見
夫仁之爲枝葉而孝之爲根本也仁之爲四體而孝

之爲腹心也且其言曰二致同源總率百行既已有
二矣安得爲同且其所謂源者何在而所以率之者
又何物也吾以爲仁性也孝則吾性之發端好生如
傷子元元惠鰥寡施及日比蟲鳥獸草木則吾性之旁
磚充塞譬如果之有核從核得芽從芽得榦從榦得
枝葉華實當其未也雖一核之微而枝葉華實種種
生意已包涵于其中然指枝葉華實而謂此核之作
用則可遂謂之核則不可夫以果木之有枝有葉有
華有實而遂謂之核猶以人之能子元元惠鰥寡施
及昆蟲鳥獸草木而遂謂之仁也吾不知其所謂源

者何在而所以率之者何物也夫見道而不見其源者未始不爲支離汙蔓之論以誤天下後世夫子之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蓋有感之言而延子遂以是仁屬之仲也若曰仲能如是是亦足以盡仁矣由是觀之延子之視仁固淺矣則其爲此論也何惑

羽翼已成

昔者留侯招四皓定漢太子盈人皆以爲脅余曰非脅也良蓋窺帝之欲而順以導之者也何以知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愚戚氏也然而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一竇大都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漫以尋常書生之談爲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非爲戚氏也爲呂氏也非爲如意也爲太子盈也呂氏以鳴晨之資險巇之謀剝信刺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擷太子之羽翼也太子柔脆中

外稔聞其所爲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太子亦未能自生一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之者多而羽且翼之者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爲他人羹此帝之所慮也淮南之變帝不自將而欲將太子豈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爾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且翼以成之也蓋至於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始决然帝沉幾者也樹子未易而輕播青衣逆鱗之規數陳而金玦之意益章蓋亦故爲此意以觀中外將相士大夫屬心太子之心謂何耳周昌諫

帝心喜矣叔孫諫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人者松顏鶴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太子之能得士益喜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事無憂矣故雖逃其父而翼其子帝不憾也雖輕士善罵之言近於戇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劫帝不憾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聲控豪傑顛倒賢俊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携心於太子非憂其死太子也故曰煩公幸卒調護此帝之肺腑也語戚氏曰彼羽翼已成不可動亦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四皓也以真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真此則帝

之權數神機所以爲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
誦者也或者謂帝晚年心蕩溺愛尤物大本旣搖佗
際不甚似爲迫於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
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
王也嗔可作喜太公之在鼎上也頗可作笑伏弩之
中也傷胸可作捫足孰謂神機權數如帝而不能以
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秃翁也帝果惡其羽
翼除之易耳卽令不除而彼以八十濱死之人欲爲
太子張羽翼於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朽矣吾豈
真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帝心帝
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者亦曰
留侯善藏其用嗚呼惟善藏其用此其所以爲子房
也

范增論

昔蘧子瞻著論譏范增見機不明去不早以爲義帝
增之所立也卿子冠軍義帝之所置也增之義當與
義帝共存亡而當以卿子冠軍之死不死爲去就此
可謂知大義矣而未可謂知范增者余曰羽之殺卿
子冠軍也蓋范增之謀也何以知之曰於其欲殺沛
公知之沛公與宋義俱北面受命懷王一以救趙一
以西入關而入關之命尤重沛公可殺義獨不可殺
乎殺沛公也不知有義帝而殺卿子冠軍時獨知有
義帝乎增以爲能立義帝者項氏也能勸項氏立義

帝者我也宋義以么麼豎子一朝據其上而指麾之若犬羊然非惟項羽不能堪增亦不能堪矣增人臣也而不能堪其君之所置之將而欲殺之謂義帝獨能堪一范增乎且殺卿子冠軍後增又何功而稱亞父也然則非帝殺增則增弑帝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余故曰義帝之弑亦增教之也增蓋以義帝爲項氏之芻狗始則借之以定天下既則去之以定項氏而不知項氏之亡實始於此愚以謂至此增益悔之晚矣爲增計若項氏可輔則羊氏必不可立羊氏可立則項氏必不可輔夫羽之慄悍猶賊必非父在人

下者項梁不死羽之弑不弑未可知也而何有於他人且項氏雖可以興楚而楚人不可以有天下懷王之死雖不以其罪而文武成莊之強實不以其正天下誰能思之增惟必立楚以令天下故爲燕者立燕爲齊者立齊爲韓趙魏者立韓趙魏蜂起紛紛未知其所一高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不知羽惟用增所以亡也嗚呼使范增不用義帝不立則當時之號令天下者獨一項氏子耳必不有救趙之命而令沛公先入關必不有編素之舉而令沛公至彭城然則沛公之得以正名而蹙楚與天下諸侯之敢

於叛楚而爲漢皆始於義帝之立與義帝之弒則其
敗之者皆范增之謀也夫增何以稱人傑哉然則爲
人傑者宜何如曰勸之以仁義而禁其詐力任賢使
能據咸陽而爭天下此帝王之業也夫義帝雖不立
可也

孟嘗君

古今論四君者率以田文無忌爲首稱然觀其爲人
則猶之乎獯猶也夫田文樹交以奪嫡舍垢以市恩
希象牀於楚盜狐裘於秦諸種種善行爲君子所羞
者至不可縷數而究其罪則未有若不救齊之甚者
也齊國文之宗國也文父子繼世席封三分全齊之
地而取一焉彼其數十年間偃然握符食采撫其人
民而利其後嗣者果誰之賜乎齊先王之賜也今雖
嗣主不肖遠棄賢親而先王之遺澤猶在也文爲國
宗臣田氏安則與之俱安田氏危則與之俱危勢不

獨存也抑亦義之無所逃者方潛王之亡也故宮有
黍離之悲孤嗣無城旅之寄大呂故鼎顛頓於燕郊
宗社大臣獻俘於燕廟死者含百年之耻生者負九
世之仇文不念齊先王則已文一念及先王其能忍
然乎哉文於時爲魏相其權足以救齊其親幸用事
又足以請師於魏王魏王不聽則宜縞素哭慟自言
身爲臣子必不敢孤恩於齊偷安於魏以負先王先
公之靈以爲天下羞魏王果有人心者則無衣之賦
其庶幾乎若又不聽則又以唇齒之勢令其賓客遊
士反覆以開王心終必得當以報齊而後已耳顧乃

雍容顧望坐視而不爲之所果何說耶將以昔日之
見逐爲恨乎則枉厲不知而死難狼矐見黜而奔師
踈遯且然何論懿親哉如以爲勢之不可爲也則樂
毅以強弩之餘而羈縻於外田單以背水之勢而死
守於內誠於此時併力合從內外應援破之如拉朽
耳且謂田文能以顯名嚮用於魏而不能請師於魏
王能以齊魏之師深入虎狼之秦而不能用以摧弱
燕於羸憊之後天下其孰能信之一旦安平君匡復
齊國襄王卽位君齊吾不知田文將何面目以見新
君將何祝辭以謁宗廟神靈又將何置喙以謝天

史稱蒙驁伐魏魏王請信陵君於趙信陵畏罪欲毋
還毛公薛公立責其罪而歸之惜乎孟嘗君既無宗
國之思當時又無毛薛二客爲之責其罪而歸之齊
者故孟嘗君信有愧於信陵矣乃孟嘗君之得士不

屈平

論者以懷王棲秦責屈大夫之不死諫嗟乎此言忠
臣與君存亡之義而教之以死塞責則可耳非所以
工於謀楚而計其必無患也大夫苟有筴可以存楚
使社稷無廢主而吾身無廢忠則諫之可也不諫之
亦可也何也大夫欲諫王無行則必以商君公子卬
之故爲說於王然王之入秦直孽於藍田之禍而不
敢絕秦歡也秦人之不可信則不惟大夫知之王亦
知之也其知之而敢以徃者則狃於黃棘之盟而未
至以爲必無還也王之意以爲秦歡方講赴之未必

有變而絕之適挑其怒大夫內自度既未能有以支
秦之怒而又未能遙指武關之伏甲以摘秦之奸則
何以禁王之行乎且大夫疏屬臣也能遽奪愛子之
請乎故吾以爲諫無益也雖不諫可也然苟不諫而
聽王之去則將悉發黔中巫郡夏州海陽之甲募死
士數百偕王入武關以當秦人樽俎之變乎曰又非
也此則內自虛而外無救於敗亡也吾計秦人之劫
王非欲得王也欲質王而求割地也不然則欲乘郢
中無主人心危疑而潛師以襲楚之虛也大夫爲王
計宜馳一介之使請太子橫於齊擇楚之大姓若昭

屈景氏之賢者輔之且與之約曰謹厲而士馬繕而
城池夙夜戒嚴以俟王還王卽還大善卽不還也宜
善撫國家卧薪雪憤吾祖宗風櫛雨沐之地尺寸不
可棄也以此聲言於秦使秦人知楚之有備而又以
身殉王單騎入關使秦人知王之不足爲楚重此之
謂先人伐謀秦必無意於襲王王必脫然無患矣倘
或戎心叵測變起倉卒則宜從容言於秦曰秦亦何
利吾王乎王留秦則咸陽一布衣耳必不能使楚人
割地而賂秦而地不入而殺之楚人且稱君父之仇
而與秦爲難秦亦何利吾王乎夫秦方脩桓文之業

號令關東之諸侯柰何執一空王而重疑天下心耶
吾意豺狼之性雖嗜利無恥未必不可以利害說也
說之而得行是王猶脫然無患也何也自懷王客死
之後天下諸侯痛心疾首惡秦之二三其德也咸會
盟不敢親秦秦蓋悔之晚矣使大夫當時以此說反
覆開諭於秦王安知秦人不改館楚懷而致七牢之
饋耶故仲尼之歷階而郤萊人是以義動之也陰飴
甥之對秦穆是以人心挾之也趙卒之說燕是以勢
禁之也吾內之有守祀承祧之嗣君則人心可戢外
之有會盟同惡之友邦則大義可明而又藉之五千

甲卒十年之積聚則左提右挈之
勢可立不知聲此以陰拆奸萌預消外侮而欲區區
掉三寸之舌以返北轍之駕吾知其無能為也故諫
之而王聽則禍在國諫之而王不聽則禍在王禍在
王則楚辱禍在國則楚削大夫為楚宗臣亦何擇於
二禍哉澠池之會有嚴將軍為之嚴備故趙王可以
揚威於鼓缶鴻門之會有樊將軍為之抗辭故沛公
可以脫厄於示玦武關之會惟不嚴備以重楚又不
能抗辭以拒秦故以堂虛荆楊之君而不免寄齒於
函隘是非王聽之不聰而夫夫謀國之不智也憤懣

悲傷又誰尤焉雖然入秦之駕雖不可返而嗣子猶在也構李重傷夫羞雪恥燕噲俎醢子平焦思自古君父之仇敵以下無不報者夫夫宜以此義激諫於王使之達咫尺之書徧告諸侯合從締交叩關而攻秦事濟則先君之恨可洗不濟亦可明吾志而伸大義於天下豈宜慙君怨國徒憤斯世之汶汶而默無一言救耶故大夫者忠有餘而智不逮其罹貝錦之汙而卒葬江魚之腹中無惑也

蘇老泉春秋論辯

論春秋者曰夫子春秋以與魯魯周公之後也夫子思周公而不得見而與其子孫以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嗟夫魯周公之後也周非文武之後乎虞之陳夏之杞般之宋夫非舜與禹與湯之後乎夫子思周公矣而舜而禹而湯而文武亦夫子之所宜嘉且樂而不能一日釋諸懷者而奚獨忘之耶至于文武以神聖之資承帝紐王綱綿綿幾絕之際監古酌今紹明闡聖制作煥然大成而又爲周家八百年締造之祖則夫子之所宜致思又何如者今必奪周以與魯

奪天子以與諸侯奪諸文武之正支以與文武之臣之孫子反倫悖訓莫甚于斯後世卽以專以妄罪孔子孔子何以置喙于天下周公雖聖不先文武平王雖不肖不下隱桓以後之公周公不敢以其聖加文武而隱桓以後之君乃得以其不肖加平王此又理之必不然者曾謂孔子爲之耶孔子而與魯以天子之權則魯之郊之禘之雉門之兩觀不當疑其僭而季氏者亦周公之裔也魯可僭周季亦可僭魯八佾之舞不當議其忍然而僭也恣也夫子且侘傺而不堪焉則非與魯以天子明矣然則春秋之作將誰與

乎曰天下無君天子之權魯不能有也周亦不能有也而有道者有之道非孔子之道而文武周公之道也亦非文武周公之道而天之道也以文武周公之道而賞罰文武周公之後人以天之道而賞罰乎天子與夫天子之臣庶其理直其辭順奚病而不可如曰仁公也道私也吾有道不勝私之說則舜禹之禪也湯武之放而弑也其初亦非有天子之位也然且爲之而不疑天子後世且安之而無譏者亦曰道在我故也道之所在舜可以擅唐禹可以擅虞湯武可以擅夏商孔子亦可以空言擅周家之賞罰夫空

言之與實事也相去則亦遠矣誰謂舜禹湯武以實
事得孔子以空言失與舜禹湯武孔子之所爲皆以
天下古今所有之理行天下古今所無之事故知者
以爲常不知者以爲怪以爲常則求諸道矣以爲怪

功人

昔者鹿走秦郊瞻烏爰止勝廣之儔斬木揭竿群噪
逐之列卒滿澤罟網彌山高祖與蕭相國實從鞭弭
於中原然而強不羽力不布狡不耳餘會鴻門獵榮
陽京索間卒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幾危者數矣
而中原之鹿卒爲劉氏羹冊勲行賞論者以爲何之
功居多而帝亦曰丞相何吾功人也維考其時從定
咸陽蕩窠穴也收圖秦府寤秋駕也數漕轉關中粟
拾山東軍興用不乏具糗糈飽信猓而搏兔狡也厥
功楚楚翼翼巍巍峩峩艷西京之紀錄而大者乃在

舉淮陰侯信一事夫信漢氏之韓盧也超軼絕塵若
亡其一方其弭耳城下搖尾漂門僉曰是狸德也執
飽而止歸楚楚人操戈就漢漢人械足何獨持而獻
之于王王就相之大竒其質解其纓縻飽之芻黍俾
得馳逸卒於郊闕林麓埜起百武齊奔或群或友伏
榛翳奔魏趙者叩叩距虛也齊者駟駮也楚者曼蜩
窮竒也龍且者龜豕也成安君者東郭魏也鼻口相
呀蹄爪交峙耽耽焉思以肆其搏且噬之毒毋王乃命
盧駕宋鵠東下爲之賦盧令而遣之擊靈鼓舉降之
墮狎淒冽雷動燦至蒐大梁而徼紩安邑雉井墜而

割鮮泚水狩瀝下而強田之宗亦奔觸讐伏俛首而
就羈射中獲多掩草蔽地此一發之功也而掩兔轉
鹿射麋胎麟者何人發縱指示者又何人也若垓下
之獵以必鬪之獸負嶠而處空躍則噴吼震動嗥咆
則風雲變色礧礧稜稜若華岳不周之將崩乍伏乍
起乍奔乍噴辟易而莫之敢撓卒乃伎伎斯奔授首
江涘洞胸達腋將割輪淬江以東無不饜其肉而寢
處其皮者此再發之功也不知其轉曼蜩而軼窮竒
者何人而發縱之指示之者又何人也蒐苗旣終獵
人獻功取其血脣與彼脾臄以享列祖以洽百體主

人乃召獵人而賜之五鼎之調曰今日之事獲若兩
獸惟爾之功獵人亦飫而詫曰今日之事惟余之功
爲最蓋其識韓盧者獵人也能用獵人者主人也韓
盧不過獵人終困樞餘之糠粃獵人不遇主人亦技
窮而無所施宜乎何與高帝宰相保以成功終劔履
斯煌帶礪無鬻寵冠群臣而澤流苗裔也雖然信之
奇何顯之何之或亦信成之楚漢五年之獵伎心猶
不悛高祖獵雲夢而良弓斯縶呂氏獵關中而走狗
乃鑊漢固少恩何亦匪厚五鼎之調何獨飫之何能
無怱心乎昔會稽之棲蠡舉種治內拮据二十年越
用以昌沼吳之後蠡遺種書使去越而自身歸江湖
當世知之噫使何與信終始如是吾無間然矣

鍾山文集卷三

廿九

山東得意者三

昔劉友益稱山東之得意有三夷考其故孟嘗一戰而後河東之地信陵再戰而解邯鄲之圍三戰而走蒙騫於河外此山東最得意之勝事也然以予觀之秦自孝公以來稍稍蠶食山東山東之君小戰則小衄大戰則大衄非遷徙而遠禍則割壤而求和也山東之士民自曾祖至於玄孫世非縻軀而膏秦之鋒鏑函首而登秦之几俎則相與纍纍然而匍伏爲秦俘也夫以數千百戰之敗衄而僅得三得意焉固非山東之幸也然予嘗檄其曲折則山東之人人實未

嘗得意也何也邯鄲之却秦軍未償長平之敗也河
外之戰雖稱追奔敗北而伊闕之恥未復也且秦地
半天下而東與趙魏接境秦人戰勝則靡捲長驅藉
其土宇以爲郡縣編其人民以爲黔首不勝則閉關
而守之不見反噬之虞趙魏雖戰勝秦然而東支西
傾竭天下之精銳僅乃紓門庭之憂宜以爲吊不宜
以爲喜也今有盜劫主人者主人顛頓倉皇號召鄰
里出死力以拒盜盜去主人幸無事矣然而鄰人必
吹笙奏鼓瀝酒再拜以相賀則主人必且愀然而不
樂何則功因禍而生則功禍自不相掩也且山東必

得意於邯鄲之戰則趙奢之救闕與非與必得意於
河外之戰則李牧之戰宜安走桓齮連却秦師於番
吾非與得意則俱得意不得意則俱不得意又何舉
此而遺彼與孟嘗君以三國之師含憤入秦秦人狼
狽失險而不守亦廢幾一時之雄也而河東一城旣
得之後卽捲甲頓戈而反之何也不知此河東二城
者果出於秦地乎抑故山東之地乎秦人予我河東
者果愛我乎抑直畏我乎爲三國計者和秦而止受
河東利乎抑毋和而取咸陽利乎是秦人取三國之
地以與三國三國亦自取其地以和秦在三國之人

狙小勝而忘大計者固得意於三城之既復而秦人
內計亦未始不彈冠鼓踵得意於三國之易餌而自
必以爲無虞也故近則蜚芻輓粟疲師遠闔內自虛
而外無損於敵人之毫末遠則一日縱敵而遺數世
之患若此者以爲得意耶不得意耶故嘗論之信陵
有取秦之才而無取秦之勢孟嘗有取秦之勢而無
取秦之志故雖少售一時而迄無成功何也趙魏固
積衰之國也其王則孱王也邯鄲之舉欲借趙以攻
秦則趙人方新爲秦孽其勢必不能河外之舉欲用
魏以攻秦則魏王之爲人也多忌而卽讒可與共危

而不可與其安其勢必不信若夫孟嘗君入秦破殺
函絕河渭關中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夫秦人平日所
恃者獨此秦關白二之勢虎視狼顧以凌厲乎天下
今日窠穴已破戰不足以爲威守不足以爲固其氣
必奪而計必窮若然一掃而俘之猶制嬰兒於孟賁
之手騁千里之逸足而馳康莊也豈不易哉豈不快
哉噫噫鄙夫雞狗爲群氣蕭而易怠量淺而易盈彼
以爲吾齊國一公子耳一旦駕三國之師深入虎狼
之秦而反連獲三城以歸於此之時振旅凱旋揚揚
入國已足雪耻秦庭誇耀山東之豪傑而奚暇論大

鍾斗文集卷之三
計哉卒之三國之師甫出秦關而秦人金城之險如
故也秦人卷土重來而三城之地復轉而爲秦如故
也此有志之士所爲拊髀而歎息也故愚嘗爲之說
曰山東有大耻者三長平之坑卒也懷王之栖武關
也赧王之叩首於秦而獻地也有大得意者一趙客
不幸之以呂易羸也不幸隱計陰助六國亡秦六國
未亡而秦亡此其所以爲得意也若劉友益之說則
吾不知其然也

鍾斗文集卷之三終

